

城市发展的当代趋势与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现实反思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庄友刚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视角来看,城市是空间生产最具有显示度的领域。城市发展的历史动因与历史进程和人的发展需要与发展状态密切关联,由此也昭示了城市发展的历史意义。在空间技术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当代城市建构不仅与古典社会中的城市建构相比呈现出根本性的不同,而且较之于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建构方式也存在重大差异,显现出新的特点与趋势。了解和把握这些特点和趋势对于反思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探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城市发展 ;当代趋势 ;城乡一体化 ;现实反思

作者简介 :庄友刚(1971—),男,江苏连云港人,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城市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和苏州大学“东吴学者计划”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3)05-0067-06 **收稿日期** :2013-02-26

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发展与建构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在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仅城市建构本身显现出历史阶段性特点,而且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内容,这二者之间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一种历史现象,消除这种对立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会依城市发展和建构的具体特点和趋势而对城乡关系变革的具体思路和实践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当代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就需要深入把握城市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并从中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思路。

在深入讨论城市建构的当代特点和趋势之

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动因和历史进程,这样才能对当代城市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有更为深层的把握和理解。而这首先需要对空间生产及其历史后果有一个明晰的理论认识。

所谓空间生产,就是通过物质资料的空间重置和重构创造出符合人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空间产品的活动过程。人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产出自身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就是空间生产的历史,是空间生产不断拓展和扩张的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1]} 空间生产不是创造或者消灭自然的物理空间,其实质在于通过对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的需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简单的空间生产如住宅的建

造,复杂的空间生产如城市的规划与构建。空间生产的重心在于以物质资料呈现出来的空间形式和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形式和空间关系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条件。空间生产表现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多样的历史发展过程,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化、系统化的趋势。人类越是发展,人化的物理空间越是扩大,空间产品越是增加,空间产品的具体形式越是远离自在空间的原初状态。

从唯物史观来看,空间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从社会生产力方面来说,物质生产需要一定的空间前提和条件,这种空间前提条件是通过空间生产提供的。空间生产的结果是空间产品,当空间产品被应用于进一步的空间生产的时候,带来的是更多数量、更高质量和更高层次的空间产品;当空间产品被应用于进一步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带来的是物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物质资料的进一步丰富。空间生产的状况制约着其他社会生产的状况。无论是扩大再生产、抑或通过空间与时间的置换来提升生产效率、再或者是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与优化,空间生产都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基本途径和表现方式。空间生产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从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来说,任何社会的存在都需要有一定的物理空间前提,空间生产构成了社会关系建构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空间生产状况还决定着社会关系的建构状况,空间产品的具体特点影响着社会关系的特点。怎样生产和消费物理空间就会形成怎样的社会关系。空间生产就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途径。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效率的发展和提升,在社会关系方面就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

在空间生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发展逐步成为空间生产最为典型、最具有代表性和显示度的领域。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空间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空间生产在其现实形式上表现为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转移和重构,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空间生产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要素集中、要素间结构优化的过程。城市从其现实存在形式上看,首先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积聚和集中,这其中首要的是人口的集中。但是人口的聚集并不等于城市的出现,只有人口的集中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社会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

化,形成城市特有的社会联系,真正的城市才出现。“都市,我认为指人口数量的充分和集中,它们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关系产生突变。”^{① 2 333}只有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上与乡村根本分离并区别开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才能够形成并获得独立的发展。

空间生产发展的历史后果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城市形成后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步成为空间生产的典型形式。也就是说,城市日益成为提升社会生产力和丰富社会关系的最具代表性和显示度的空间生产领域。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造就和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生产水平。在古典社会中,尽管真正的城市已经形成,但是,古典城市建构表现为孤立性和闭关自守状态,城市的关联性尤其是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的关联性相对薄弱。与此同时,城市与乡村缺乏密切的关联,城市对农村缺少根本性的影响。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基础上的自然村落的分散性和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的相对孤立性,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状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大工业生产的需要,不仅城市发展由古典城市转变为现代城市,更重要的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历史进程,“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① 3 1277}。由此,“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并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① 3 1276-277}。更高效的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促使人们展开并不断推进城市化建构,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现代城市的发展造就了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时,城市化生存成为人们生存的主导形态,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发展着。

上述分析表明,不仅城市在历史发展中成为空间生产的典型代表形式——尤其在当代,空间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集中体现在城市化发展方面,而且也深度暗示着城市发展与人的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城市发展的历史动因与历史进程是和人的发展需要与发展状态密切关联的。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城市的历史发展与人的历史发展,三者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由此也昭示了城市发展的历史意义:第一,城市发展的首要基本历史目的或历史功能就是造就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使得社会生产水平不断提升。作为空间生产的典型形式,城市空间的扩大一方面为社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

通过空间与时间的置换来提升生产效率提供了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建构和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生产要素的集中以及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城市规模也就是生产要素集中的规模,城市越是发展、规模越是扩张,集中的程度也就越高。这种集中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则加速了生产力发展进程,并且生产要素越是集中就越为结构优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第二,城市建构与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功能在于造就日益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城市的发展也就是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我们已经指出,空间生产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途径。空间生产状况决定着社会关系的建构状况,空间产品的具体特点影响着社会关系的特点。城市的不断发展必然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全面。第三,与上述两大历史功能相联系,城市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唯物史观中,实现人的解放、达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时,人们就无须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为自然生存而斗争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上,从而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对于人类自由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4]216}二是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并且把这种社会关系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全面的活动从而获得多方面的规定性,成为日益全面的人,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来说,城市的建构和发展是实现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就此而言,城市发展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意义。

当然,肯定城市发展的终极历史意义并不意味着在城市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是这种终极价值的实现。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状况为这种终极价值的实现创造、积累着条件。城市的历史发展越是往前推进,城市的这种历史价值或历史意义越是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示和体现。

二

了解了城市发展总体历史进程和发展指向再

来审理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我们就会对当代城市发展状况和特点有更为深层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些重大现象也就有更加全面的概括和更为理性的反思。

谈到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时首先要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即以信息、通信、交通等技术革新为代表的当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在新技术革命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当代空间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后果是事物联系的空间障碍日益消除。一方面,事物的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物质要素的集中在更大的物理空间内得以实现。当代深度发展的“全球化”,首先应看作并理解为空间技术发展的直接现实后果。另一方面,物质要素的转移、集中以及要素结构的优化在更为高效的程度上进行。比如,由于货币的电子符号化,几乎在分秒之间,资本便可以大规模转移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正是由于空间技术的发展,生产要素的空间重构不仅在绝对的意义上也在相对的意义上表现出来。这也就是大卫·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地球村”的隐喻并不是说地球的物理空间本身有所变化,而意指联系的空间距离由于空间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相对压缩。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空间生产创造了条件,其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另一个向度的空间生产。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空间技术的投资以及空间技术的发展在更大的逻辑上是空间生产的一部分。

在空间技术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当代城市建构不仅与古典社会中的城市建构相比呈现出根本性的不同,而且较之于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城市建构方式也存在重大差异,显现出新的特点与趋势。古典社会中,不仅城市之间在社会生产(经济)方面的关联相对薄弱,而且城市对农村也缺乏根本性的影响。这时,城市建构呈现为相对的孤立性和闭关自守状态。在宗法、政治或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建设呈现出突出的宗法政治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城市规模相对狭小,城市边界明显而且固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人口及其他生产要素日益集中起来,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并且“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人口及其他各种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日益集中成为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城市建构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古典城市相比,尽管现代城市边界不再像古典城

市那样固定和封闭,但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明显的,中心城区、郊区、乡村,呈现明显的梯次结构。

在空间技术高度发展的支撑下,当代城市建构显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城市发展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首先,城市规模的极大扩张与城市发展的非边界化。城市规模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和拓展,原先作为城市和乡村联系的中间环节的郊区日益被发展成为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原来的一些乡村地区被直接纳入到城市空间的构建范围。现代典型城市构建中的“城区—郊区—乡村”梯次结构日益被打破,城市郊区逐渐消失,城市非郊区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城市边界日益模糊化,城市建构中越来越难以确立清晰的城市边界。如同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奥利弗·吉勒姆所指出的那样,当代城市日益发展成为“无边的城市”^[5]。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不仅包括城市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联系,也包括城市地理空间方面的联系。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巨大扩张,城市之间交往的空间障碍日益消除,城市与城市之间不再有以往那种典型的乡村隔离区,城市建构也日益消除往昔的各自孤立的性质,越来越呈现为城市群或城市带发展的总体性。城市带的形成是当代城市发展非边界化的最典型表现。

其次,城市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与城市建构的无中心化趋势。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一个重大的历史动因与历史后果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提升。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古典社会中农村经济占据社会生产的主要部分,而现代社会中城市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一方面,当代城市发展的巨大扩张,使得社会生产要素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集中,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在更大的规模和程度上得到优化,由此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和提升。当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在特定角度昭示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当代城市建构中生产要素的集中与优化,与现代城市构建方式相比又呈现不同的特点。现代城市建构主要基于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绝对集中,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被高度集中到中心城区,这些中心城区也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中心。现代城市建构摆脱了古典

社会中城市建构突出的宗法政治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但仍然形成了经济上“中心—边缘”格局。当代城市发展尽管没有完全脱离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绝对集中的特点,但是随着信息、交通等空间技术的发展,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相对集中的状况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发展趋势。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状况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更大规模和程度的集中成为可能,这也是当代城市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种更大规模的集中并不像现代城市那样以拥挤、密集的方式呈现出来,有了更大规模的直接劳动协作但并不表现为人口的高密度群集,社会生产可以在城市空间的任何一点展开,中心城区不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唯一中心。现代城市建构中的经济上的“中心—边缘”状态被日益打破。城市建构的多中心化、非中心化、无中心化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再次,城市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城市交往活动的非社区化。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城市在其现实形式上首先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积聚和集中,但不等于说有了这样的集中就意味着城市的存在。只有在生产上形成城市特有的社会联系,从而在社会关系上与乡村根本分离并区别开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才能够形成并获得独立的发展。相对于以在生产上的相对孤立性和自足性为根本特征的乡村社会关系,城市社会关系则以生产上高度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为根本特征。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造就日益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当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城市社会关系的独特性质进一步增强和固化,城市社会关系越来越远离、摆脱乡村社会关系特点;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交往活动进一步扩大,城市社会关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与此同时,与当代城市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城市交往的方式和特点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现代城市中,由于人口的高密度的绝对集中,以区域共同体为主要承载的社区交往(比如工作社区、生活社区等)是城市社会关系构建的基本途径。而在当代空间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城市社会交往越来越呈现非社区化的特征。至少,社区交往不再是唯一的主要途径,社会交往的地理障碍日益消除。城市社会关系的建构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当代城市化生存,人们面对的是“更多的选择和日益的分散”,“我们所面对

的现实是,我们并不清楚迅速变化的技术会怎样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有可能增加我们对怎样生活和在哪里生活的选择……生活在城市,与人进行远距离交流,这完全是可能的^{[5]262}。

三

以上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角度简要概括了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趋势。了解和把握这些特点和趋势对于反思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探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思路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城乡对立实质上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人们社会关系的对立。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实质上也就是要消除人们社会关系的分裂与对立的性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消灭城乡差别最终要靠社会生产的发展来实现。而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条件下,对城乡差别和对立问题的思考和应对有着不同的要求。正是由于这样,当代历史条件下,我们还不具备根本消灭城乡差别和对立的历史条件,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如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别,如何在当代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变革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关系的对立的性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我们的时代任务。这意味着,当代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还不能以消灭城乡差别为直接目标,试图在当代就完成消灭城乡分裂与对立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一种理论神话。但是当代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为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创造、积累着条件,当代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要以最终消灭城乡的分裂与对立为发展价值指向。

城乡一体化发展当然不能理解为破坏或减缓城市发展程度以使城乡发展能够同步,但是也不能片面理解为就是把乡村变为城市,以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实现全部乡村的城市化,乡村要有和城市同样的建构形式和建构状况。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质是使乡村获得和城市一样的发展机会、发展条件,进而获得和城市越来越接近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同样丰富和自由的社会关系建构状况,而决非简单的在构建形式的相同或一致。就此而言,在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那种单纯以城市的规划和建构的方式来进行新农村建设、以为实现了对乡村的城市化的规划和建构就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显得过于简单了。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是以城市发展状况为基准,乡村建设如何向城市的发展程度靠拢。这样,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会依城市发展和建构的具体特点和趋势而对城乡关系变革的具体思路和实践有着不同的要求。因此,在思考当代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时,就需要从当代城市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来探寻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思路。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是在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时所应着力思考的:

首先,在当代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实践中必须摒弃那种单纯在建构形式上片面模仿城市规划和建构的发展思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乡村发展向城市靠拢,但这决不是要在乡村建造起城市那样的摩天大楼、庞大的商业中心抑或是宏伟的社区规划,而是指乡村在发展中要具有和城市相同或接近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条件。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革,是否有利于新型社会关系的建构。如果在这些方面并无实质性的进步,而只是在建设形式上模拟了城市状况,这样的发展思路是有害无益的。

其次,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乡村建设不能在形式上片面模仿城市建构,这并不是说乡村建设可以完全撇开城市发展状况独立任意构建,正相反,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价值目标上是以城市发展状况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必须以城市发展状况为借鉴。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以什么样的城市发展状况为借鉴。这就要求必须深入了解城市发展的当代状况、特点和趋势,把握由此带来的城乡关系的新变化。第二,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使乡村建设适应当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从而能够深度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发展。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我们已经指出,当代城市的发展不仅与古典城市相比不同,而且和现代城市建构相比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由此,在思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思路的时候,就不能只关注现代城市的典型构建形式而必须考虑当时城市的发展趋势。现有的那种造楼房、建社区的乡村建设模式之所以不应再继续成为主要的发展思路,不仅是由于过于形式化、形似神不似,而且是由于这种模式只关注了现代典型城市的建构状况而完全漠视了城市发展的当代特点和趋势。现时代条件下,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以

对当代城市发展状况的深入把握为方法论前提。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结合当代城市发展的三个基本趋势,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伴随着城市的非边界化特征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变化,既不像古典社会那样城市与乡村缺乏根本性的联系,也不像现代城市那样,是单方面的“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尤其是在相对比较发展的乡村地区以及城市群或城市带发展比较领先的地区,乡村建设显然面临不同的层次目标和任务。其二,在空间技术高度发展支撑下的城市建构的无中心化趋势,对于城乡一体化视野中的乡村建设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点在于乡村生产力的迅速提升,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的集中和优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内展开。因此,乡村社会的发展就不能再以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绝对集中为唯一的思考方式和路径。加大乡村地区在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更为深远的选择。在此基础上不断弥合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相对孤立性,使得乡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三,建构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城市交往活动的非社区化、城市社会关系建构的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给新型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如何充分利用高度发展的空间技术条件,消除社会交往的地理障碍,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单纯的人口在地理上的集中,根本上仍然没有摆脱社会交往的相对孤立性和狭隘性,而且极易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即社会关系的格式化和阶层之间流通渠道的堵塞。

再次,城乡一体化发展存在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的内容。显性层面指物质技术方面的建构和发展,隐性层面指社会“身份”即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转换与变革。原则上来说,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物质技术层面的建构影响和制约着隐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的。物质技术层面建构的完成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充分实现了。现有的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实践中,更多地关注了物质技术建构而遮蔽了隐性内容的发展。在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提升的前提下,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换,即在注重物质技术建构的同时应给社会关系的建构更多的考量。从城市的历史意义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不仅是要实现城市和乡村的物质技术基础发展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而且是要实现城市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同质性和同构性。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只能是畸形的和异化的。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索加.后大都市[M].北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奥利弗·吉勒姆.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赵强]